

像影的掉不磨

書叢藝文知一

像影的掉不磨

家克臧



社版出智益

版

翻印必究

版初月一

名：磨不掉的影像

人：臧克家

主編人：范泉

發行：周銘謙
方德修

發行者：益智出版社

上海中〇中路七四〇弄五〇號

印刷者：益世印刷廠

上海四川中路二一五號

基本定價：國幣八元

目次

我的先生聞一多	一
李大娘	一七
歐國鈞	二五
仙窩裏的晚會	三六
沉重的担負	四四
人怪	六一
「民主老頭」	七八
祭	一〇六

我的先生聞一多

剛到南京不幾天，一顆被驚濤怒浪所震駭的心還沒有完全平定下來，李公樸先生被暗殺的消息，又把它聳動了起來。

不知爲什麼，在李公樸先生撚着長鬚的含笑面影在心上一閃過後，馬上便想到了聞一多先生，我害怕自己的這個想頭，但又笑着這個想頭。每天看報紙，眼光總是先在上面迅速的掃一遍，怕觸着什麼似的。

一個晚上，逛玄武湖回來，夜已經很深了，洋車要的價有點令人吃驚，就先讓鄭曼一個人坐車子走了，我有點負氣的拖着疲乏的身子走着一眼望不到頭的漫長的大街，已經走了一多半路了，才雇了車子。久許久，還不到，最後他把我拉到了一片荒郊的邊緣上去了，連燈光也看不見，站崗的衛兵，如臨大敵的，橫着槍，大喊：「口令！」到了這時候，我才知道這個青年車夫才拉了五天車子，路徑全不知道，而我呢，也不辨東西了。拉來拉去，

總算拉到了「家」，心裏却非常的恐怖，這個恐怖在我是一個很可怕的預感。回到斗室裏來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尚在……，心還在不大規則的亂跳。

第二天一早，在「大……」的貼報處站着看報，「聞一多被刺」的五個字把我的眼光碰了回來。我又看上去，「中多……殞命」的一句把我的希望全粉碎了。第二次，眼光離開報紙的時候，我的人也離開了那個地方，像一隻碰暈了的蠅子，在大街上東跑西跑，像在追逐什麼，又像被什麼所追逐。

回來，把身子扔在床子。

『聞先生被刺死了！』

『聞先生被刺死了！』

彷彿是鄭曼告訴了我這個可怕的消息，在她的這一驚聞之下，我的眼淚才開始往下落……

我閉上眼睛。時間回到了民國十九年的夏天，我回到了青島。那時候，我是「青島大學」英文系的一名新生。開學以後，我想轉國文系，我走進了國文系主任的屋子，有好幾個人

站在那裏，也是爲了同樣的目的。

「不行了，人太多了。」一個瘦削的中年人向着同學們這麼說，他，就是聞一多先生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當我單獨一個人的時候，他問。

「臧璦望。」

「好，你轉過來吧；我記得你的『雜感』。」他把我的名字填到了一個名冊上去。

就這樣，我就以試卷「雜感」中的：「人生永遠追逐着幻光，但誰把幻光看做幻光，誰便沉入了無底的苦海」的一則，見知於聞一多先生了。

以後，我常常出入聞先生的辦公室，認識了他的人，才讀他的詩。讀了他的「死水」，我放棄了以前讀過的許多詩，也慢慢的放棄了以前對詩的看法。挾着自己的詩稿，向他請教，結果我燬掉了那些詩稿；聽過他的意見之後，我動搖了對另一些詩壇先進們的崇拜觀念。我覺得，我像一個小孩，酸甜苦辣都吃，也都以爲可口，今天，我才有了自己一個自己的胃口。

那時候，他是我們學校的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。他給我們上名著選讀，文學史，唐詩

和英詩。記得有一次在英詩的課堂上，他說：「如果我們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談詩，而不是在這樣一間大房子裏，你們聽：坐在草地上，吸着烟，喝着茶，也無妨吸一口雅片……」他詩人的氣質很濃厚，頭髮凌亂，帶一副黑邊眼鏡，講起書來，時常間頓的拖着「哦哦」的聲音。

漸漸的，我從他的辦公室，走到他的家裏去，而且，越走越勤了。他住在大學路的一座紅樓上，門前裏有一排綠柳，我每次進到他的屋子，都是起一種嚴肅的感覺，也許是他那四壁圖書，和他那伏案的神情使然的吧？

筆總是禿的，墨水瓶總是乾涸着的，「聞一多先生的書桌」（死水裏的詩篇）總是那樣凌亂。彷彿是表示：我的心不在這上邊；彷彿是說：「秩序不在我的範圍以內。」（前篇中結句）這時候，他正在致力於唐詩，長方大本子一個又一個，每一個上，寫得密密行行，看了叫人吃驚。關於杜甫的一大本，連他的朋友也特別劃列成了目錄，題名：「杜甫交遊錄」。還有一個抄本，是唐詩摘句，至今還記得上面的一個句子：「蠅鼻落燈花。」

一開始談詩，空氣便不同了，他馬上從一個學者變成一個詩人。我吸着他遞給我的「紅

錫包」(他總是吸紅錫包烟)，他嘴上也有一支，我們這時不再是師生，我們這時也彷彿不再是在一間書房裏了。我在「炭鬼」篇裏把挖炭夫的眼睛寫做「像一雙月亮在天空閃爍」；他說一位美國詩人把挖炭夫額上的電亮比做太陽，馬上從書架子上抽出一本詩集來，翻來翻去，把那個句子找了出來。

夢家也在學校裏幫聞先生工作，有時候，我們三個人也在一起談。夢家的詩在天上，我的心在泥土裏，往往談不大攏，可是我從夢家那裏得到了許多益處。夢家的詩融合了聞先生同志摩先生，而我自己也在形式上也受到了這兩位先生的影響，特別是聞先生的精鍊，嚴肅。當夢家同我大量生產的時候，聞先生已經很少動筆了。

「聞先生多寫點東西給我們讀呵。」

「有夢家同你多寫已經很好了。」

「你的『紅燭』我也沒來讀了。」

他的臉一紅，「不要提這本書吧，它是我『過繼』出去的一個兒子。」

顯然，他很愛他的死水——訂裝那麼考究，封面那麼嚴肅，校對那麼認真，內容形式那

麼方正的一本新詩。他曾經在大禮堂裏公開演講過這本詩，他在桌面上拍着拍子，眉飛色舞的朗誦：

「老頭兒，和担子抄一交，滿地下白杏兒紅櫻桃。」

「死水」，我幾乎全能背誦，我用它滋養了自己，也用它折服了許多頑固的心。從這本詩裏，我認識了它們作者——一個熱愛祖國，熱愛土地，熱愛自然，隔著大洋對未來的中華寄出無窮熱望的一顆心。他愛祖國，而祖國給他的却是痛心，他希望將來，而將來只有給他失望。

因為「我愛一支國旗在風中招展。」在「新月派」之外他又得到了一個頭銜：「國家主義派。」

他不好辯護自己，正如他不好表現自己。

這時候，我的詩，他是第一個讀者，開始在「新月」上發表詩，也是他拿去的。有一個暑假，我從故鄉裏把「神女」，寄給他看，寄回來的時候，在我自己頂喜歡的一個句上有了紅的雙圈。我跳了起來！

徐志摩先生慘死了，許多人寫了追念的文章。我問聞先生，「你是公認他的好友，爲什麼沒有一點表示呢？」

「志摩一生，全是浪漫的故事，這文章怎麼個做法呢。」

從志摩先生談到「新月派」，談到「新月」創刊的情形和他個人的主張。他說，「新月」到後來的一些傾向，是和他的初衷距離很遠的，但他也不表白。從這些談話裏，我看出了他對人生和對文藝是一樣嚴肅的。

二十一年夏天，發生了學潮，是爲了一些事情，聞先生守正不阿，沒有答應多數學生不合理的要求。大隊學生包圍了他的屋子，他泰然，有些卑鄙的人在報屁股上寫打油詩罵他，他泰然。

他同夢家在憤懣之下，同登泰山，歸來後，我去看他，他很平靜。不久便轉到「清華」去了，在來信上說：「學校要我做國文系主任，我不就，以後決不再做這一類的事了，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憾，在青島得到你一個人已經夠了。」

以後只通過很少的信，聞先生除了書本以外對什麼都懶。全憑信聯系的情感，這情感已

經是很可憐的了。

二十六年夏天，送分開了的那位太太到北平看病，六月底的一天，我到「清華園」去看聞先生。他住着一方樓，一個小庭院，四邊草色青青，一片生趣。還是那樣的桌子，還是那樣的禿筆，還是那樣的四壁圖書。

「唔！」他把筆一擲，站了起來，有點驚喜的樣子。

他把一支烟送給我，還是紅錫包。

「你看我現在又在這搞一套了。」

還是那樣的大本子，大本子上抄的不再是唐詩，杜甫交遊錄，而是「神話」一類的東西了。

「我在弄詩經，楚辭，史前史，牽連到的一些神話，我也很有興趣。」

「寫過詩嗎？」

「完全成了門外漢，朋友們的東西，你的，之琳的，還讀一讀。」

「想看夢家嗎？他離這兒不遠」，說着就要去抓電話機。

「不，聞先生，有病人在醫院裏，再一天來，還想約聞先生一同到街上去攝一張影。」

「好的，那麼你隨便什麼時候來吧。」

「你知道夢家成了重要的考古學家了嗎？」忽然，他大有義味的笑着說。

「各地發掘的古董，多半邀請他去鑒別呢。」

「他很有才氣，一轉向，就可以得到成功。」

「他也是受了我的一點影響。我覺得一個能寫得出好詩的人，可以考古，也可以做別的，因爲心被詩磨得又尖銳又精細了。」

我要走，他出來送我，經過寢室門口時，看到他的太太，和他的公子——一個十二三歲長條微瘦的孩子，不知道這一次傷了的義和是不是他。

我還沒來得及再去訪聞先生，「七七」事變却搶在頭前了。

七月十九號我離開了北平，在車站上碰到了一多先生，他帶着家眷和一點隨身的東西。

「聞先生那些書籍呢？」

「只帶了一點重要稿件。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丟掉，幾本破書算了什麼！」

他很感慨，我很難過。

在天津換車，人向車上擠，像沉在水裏爭着一個把手。我從窗子裏爬了進去。聞先生憑了一個紅帽子的幫忙，全家安然登車，他一下子給了那個人五元一張的鈔票。我從德州下了車，辭別了聞一多先生——永遠的辭別了。

以後，我一直在戰地上跑，偶然在畫報上見到聞先生的照片，鬍鬚半尺長，成了「清華」的四大鬍子之一。也間或從報紙上看到他領導學生徒步跋涉的消息，見到他導演戲劇的消息。隔一年半載，我總投個信給他，也總是一去不回頭。我還爲他寫了詩，也不知道他看到了沒有看到。不論是信是詩，意思差不多，除了懷念之外，便是希望他脫開故紙堆，走到現實裏來，走回詩國裏來。三十一年秋天我到了重慶不久，「我的詩生活」印出來了，我投寄了一本去，還是一去無消息。第二年夏天我搬到歌樂山去了，常常在報紙上看到聞先生在聯大活動的情形，有一次看到他在朗誦「田間」的詩，那一段描寫，很使我感動。

「呵，

祖國！

呵，

人民！」

我彷彿聽見了他熱情的呼喊。他說：「第一次看田間的詩，這麼想：這是詩嗎？再看，再看，唔，這是戰鬥的聲音，鼓的聲音。」（大意）

別的接近他的朋友告訴我，他帶着極欣悅的心情說：「和詩隔絕了這多年，這才慢慢的能讀詩了。年青人的詩，那麼有生氣，那麼活潑，興奮得叫人心跳！」

聞先生回到詩國裏來了，他不是以「死水」的作者回來，而是以另一個嶄新的人回來的。他斬掉了傳統，斬得乾乾淨淨，站在一個頂前進的立腳點上。他回到現實上來了——用新的姿態面對着血淋淋的新的現實。

生活，詩，他把它們扣緊在一起。

一個夜晚，一支白蠟閃動着光亮，我的憶念，我的感情，生動得要活起來，清純得要往下滴，在這神聖的深夜裏，在最美最醇的心境下，我給聞先生寫了一個淋漓飽滿的信。

幾天以後，回信飛來了，一看信皮，那謹嚴挺硬的字體先就給了我以很大歡喜。這字體

，我認識得很深，寫在那樣多的大本子上的是這個樣子，寫在「烙印」序上的是這個樣子，改在我一些詩稿上的是這個樣子，以前寫來的信上是這個樣子。

一打開信，驚比喜更多——蠅頭小字寫滿了一大張信紙，又加上半張也還把好幾行擠到了邊邊上去。真是一個奇蹟！

我心跳，我整個靈魂在躍動，我不是在欣賞這個奇蹟，而是被這個奇蹟所震驚了。

「我被你那支流淚的白臘感動了。」

這是關頭第一句。

「你說從我這裏學了技巧；你不說×××是技巧專家，而說我是！……所以，我也不求知於你了。和我一道的朋友都知道我……我的心是一座火山，在找着一個噴口……」

從這些字句上，我知道他一定接到了我給他的那個信，他一定讀過了那本與他有關的小書——「我的詩生活」。

他說，他這些年在搞歷史，現在總算搞通了。「我不知道一個人不懂歷史，還寫什麼詩

！」

最後，他告訴我，他正着手編「現代詩選」——「中國歷代詩選」的一部份，同一位外國朋友合作，已經翻譯了一部分到外國去了。首先他要我把整個作品全寄給他，用完了再還我，再請我幫忙他索求材料，完成這件工作。因為：「許多朋友鼓勵我做，認為我比較合適。我寫過詩，多少能鑒賞；現在不寫了，不至有門戶之見。」

他的信比我的還感情，還直率。我的心隨着信上的句子一緊一鬆，到了末尾，像一陣狂風暴雨之後，一片風和日麗的情景了。

他責備我，我高興，因為他沒有隱藏了這個感情。

我立即去了一個長信，問他除了研究工作經常做些什麼？

他的信又來了。我多想見到他，多希望能跟在他的身邊！

「這裏的人還吃不飽，我一家八口，五千元一擔的米！大學教授，車載斗量，何重於你？有個樂園，可不在這裏，你可曾想過？」

這時候，關於他的生活困苦，我已經另有所聞。給人家刻圖章，另外還給一個中學改國文卷子，他不願意別人知道這貧苦，常是偷偷的做着。